

辛丑话牛

■ 钮丽霞

沙河边有个铁水牛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听过关于它的传说——白天蹲卧河边，一旦夜幕降临，它就起身去河边喝水吃草。相传4000年前大禹治水，每治好一处，就铸铁牛投入水底，以治水患。唐以后，铁牛改立岸上。

牛与牧童在一起的时光，大概是牛一生中最为轻松快乐时光。而余生它只能埋头耕耘，“人间辛苦是三农，要得一犁水足望年丰”，仿佛那才是牛该尽的本分。牛的一生都在还耕还债，还了，才肯“啮草坡头卧夕阳”。

颜仁郁《农家》中的“夜半呼儿趁晓耕，赢牛无力渐艰行”，与卧牛吹笛的儿童不同，这个农家孩子天未亮就被大人唤起，随羸弱的牛一起下田耕种。再读李纲的《病牛》，“耕耘千亩实千箱，力尽筋疲谁复伤？但得众生皆得饱，不辞羸病卧残阳”。诗人以病牛自喻，虽精疲力竭，亦要为众人温饱再耕耘，高尚可堪比鲁迅之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

庄稼人把牛当宝，甚至把牛看成家里的一口人。在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里，生产队的牛病了，孙少安似乎也跟着病了，于是他带着病牛去石圪节看病。风雪交加的寒夜，怕牛受冻，他脱下衣服披在牛身上，自己靠在角落里挨冻。除了耕耘，牛还用于交通，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有牛车，甚至一度成为官员、贵族乃至皇帝的代步工具。白居易《卖炭翁》中，牛车拉炭，“半匹红绡一丈绫，系向牛头充炭直”。就是新中国成立后，牛车也随处可见。牛在军事上牛发挥过作用，公元前284年，齐国名将田单就用一千多头牛摆成“火牛阵”，大败燕国。

“国有国花，人有国手，你是中国国兽，兽中泰斗。”这是郭沫若的诗。牛身庞硕、性情温顺，但一旦来了脾气，就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。牛还很有文化内涵，汉字的创造与发展都与它有关。我们最早的文字刻在甲骨上，所谓“甲骨”，除龟壳外，就是牛胛骨。另外，人们用牛角挂书来比喻勤奋读书，而不是用其他动物的角来挂书。用汗牛充栋比喻藏书多，以“老牛亦知夕阳晚，不用扬鞭自奋蹄”来勉励人勤奋读书。

牛入古诗多不胜数。黄庭坚七岁作《牧童诗》：“骑牛远远过前村，短笛横吹隔陇闻。多少长安名利客，机关用尽不如君。”骑牛的儿童，不止这一个。杜牧《清明》中的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，虽未见牛字，可给诗人指路的牧童，分明骑在牛背上。还有袁枚《所见》中的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”，雷震《村晚》中的“牧童归去横牛背，短笛无腔信口吹”和崔道融《牧竖》中的“卧牛吹短笛，耕却傍溪田”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持蓑笠、骑牛吹笛子、悠然自得的小牧童。即使过了千百年，到了朱自清的《春》里，他的笛声也没停下：“牛背上牧童的短笛，这时候也成天嘹

春光美

■ 特约撰稿人 池玉枝

一过立春，每次出门，都会遇见春的笑脸，迎春花笑春，木瓜树最先发芽，玉兰树高举玉盏，朵朵都是春。

二月蓝耐寒，嗅到春的气息即出芽，长叶快，早春即开花，叶子油汪汪绿，花瓣油汪汪紫。我初遇二月蓝是在红枫广场东边的杉树林，二月蓝连片生长在树林间，紫色花块铺展蔓延，像杉树的裙裾。二月蓝的别名是诸葛菜，嫩茎叶用滚水焯，凉水浸泡至无苦味，可凉拌，可炒食，我想它的吃法应该跟荠菜、野豌豆苗、茵陈等吃法相近。宋代词人李石写有《诸葛菜》一诗：“郡圃鞠荒雪，家山断浅沙。只今诸葛菜，何似邵平瓜。小摘情何厚，长斋气自华。官京与私私，随处即生涯。”如若小吃尝鲜，诸葛菜之鲜该是春之初鲜。

鸢尾花也是紫花，但是，紫与紫又有不同。一处土坡上种植鸢尾，第一眼看见鸢尾花，是紫色，仔细看是蓝紫色。鸢尾叶子扁长，跟谷子的叶片相似。花蕾是深紫色，好像毛笔蘸足了颜料，滴翠即成花苞。朋友在朋友圈发的鸢尾花照片让我想起儿时扎头发的蝴蝶结，红绸布缠成的头花，系在皮筋上，走路、跳绳时“蝴蝶”一摇一晃，想去飞却总也飞不高。许多年过去，我

亮地响着。”

牛与牧童在一起的时光，大概是牛一生中最为轻松快乐时光。而余生它只能埋头耕耘，“人间辛苦是三农，要得一犁水足望年丰”，仿佛那才是牛该尽的本分。牛的一生都在还耕还债，还了，才肯“啮草坡头卧夕阳”。

颜仁郁《农家》中的“夜半呼儿趁晓耕，赢牛无力渐艰行”，与卧牛吹笛的儿童不同，这个农家孩子天未亮就被大人唤起，随羸弱的牛一起下田耕种。再读李纲的《病牛》，“耕耘千亩实千箱，力尽筋疲谁复伤？但得众生皆得饱，不辞羸病卧残阳”。诗人以病牛自喻，虽精疲力竭，亦要为众人温饱再耕耘，高尚可堪比鲁迅之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

庄稼人把牛当宝，甚至把牛看成家里的一口人。在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里，生产队的牛病了，孙少安似乎也跟着病了，于是他带着病牛去石圪节看病。风雪交加的寒夜，怕牛受冻，他脱下衣服披在牛身上，自己靠在角落里挨冻。除了耕耘，牛还用于交通，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有牛车，甚至一度成为官员、贵族乃至皇帝的代步工具。白居易《卖炭翁》中，牛车拉炭，“半匹红绡一丈绫，系向牛头充炭直”。就是新中国成立后，牛车也随处可见。牛在军事上牛发挥过作用，公元前284年，齐国名将田单就用一千多头牛摆成“火牛阵”，大败燕国。

“国有国花，人有国手，你是中国国兽，兽中泰斗。”这是郭沫若的诗。牛身庞硕、性情温顺，但一旦来了脾气，就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。牛还很有文化内涵，汉字的创造与发展都与它有关。我们最早的文字刻在甲骨上，所谓“甲骨”，除龟壳外，就是牛胛骨。另外，人们用牛角挂书来比喻勤奋读书，而不是用其他动物的角来挂书。用汗牛充栋比喻藏书多，以“老牛亦知夕阳晚，不用扬鞭自奋蹄”来勉励人勤奋读书。

牛入古诗多不胜数。黄庭坚七岁作《牧童诗》：“骑牛远远过前村，短笛横吹隔陇闻。多少长安名利客，机关用尽不如君。”骑牛的儿童，不止这一个。杜牧《清明》中的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，虽未见牛字，可给诗人指路的牧童，分明骑在牛背上。还有袁枚《所见》中的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”，雷震《村晚》中的“牧童归去横牛背，短笛无腔信口吹”和崔道融《牧竖》中的“卧牛吹短笛，耕却傍溪田”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持蓑笠、骑牛吹笛子、悠然自得的小牧童。即使过了千百年，到了朱自清的《春》里，他的笛声也没停下：“牛背上牧童的短笛，这时候也成天嘹

的心依然牵系在春季。四十年前，我和娥同桌共读，但凡名字里有枝、花、娥等字，总让人联想到名字背后隐含的年代符号。如今，我倒觉得娥正如其字意，女子像花一样美好、花一样美丽的女子。娥如今退休了，每天健身养生，乐享生活，传递出来的都是阳光快乐的信息。

某一日，我忽然发现河堤游园增添了新内容，诗词和汉字立于游园内，丰富了园林绿化景观，提升了游园文化内涵。树木葱茏，群鸟欢鸣，花草满堤，一诗一词一字，一园一景一主题。在游园时，可以赏阅文化小绿洲的诗情画意，只觉时间走得快。在太行山路沙河大桥南岸河道拐弯处有一“诗词苑”，灯体上写有诗词，我最先看到的是一处灯体上《赠汪伦》《峨眉山月歌》《山房春事》《听张立本女吟》四首诗。河水清幽，柳枝轻扬，默然《枫桥夜泊》，别有情趣。

花草树木品种新多，有的需要借助识别软件才能说出名字。银杏树、樱花树、合欢树、海棠树，四季不同景；紫藤花、紫玉簪花、棠梨花、蔷薇花，月月不重样。冬寒时节，工人们给行道树穿上冬衣，用石灰水涂白树干，杀菌防虫防冻害。我也多次遇见工人们补种麦冬，麦冬苗眉清目秀，精气神十足，开花时，在紫叶树下下面铺上一地星穗花。有一回，夜色低沉，我在堤上散步，从竹林里钻出个“小胖子”，卧在路边，左看看右。原来是一只小刺猬。

钱锺书说：“洗一个澡，看一朵花，吃一顿饭，假使你觉得快活，并非你澡洗得干净，花开得好，或者菜合你的味，主要因为你心无挂碍。”其实，我感到舒心的是，我生活的小城，环境越来越美，文化氛围愈来愈浓。

流金岁月

■ 何淑丽

小时候的除夕夜，奶奶总会说：“今天是大年三十，我们要‘熬’富贵，谁能熬到新年，谁就能得到富贵。”靠“熬”就能得到“富贵”？富贵来得如此容易？那就试一试吧，看能否熬出“富贵”来。

悬挂在梁上的电灯发出黄白色的光，照得屋子暖暖亮亮的，姑姑和村中同龄的姑娘围着桌子打纸扑克。你出一张，我出一张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；谁赢了，谁输了，谁出错了，都可以是欢乐的理由。她们不时传来的大笑声，把小小的房间渲染得如同五月日间。

小小的我看着桌子上无序的纸牌，看着她们喜悦的脸庞，听着她们喧闹的笑声，虽然不太明白出牌规则，但也感染了那份快乐。我一会儿把奶奶烤的红薯给她们拿过去一块，一会儿吃糖块和瓜子，一



资料图片

枣花馍

■ 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

家门福字大，离不开热腾腾的厨房。农历腊月二十四，我收到了在洛阳工作的侄子寄来的一箱面点。我打开一看，竟是蒸出的年年有鱼、寿桃、元宝、萌牛、玉兔、枣塔、金猪、菠萝、荷叶饼、平安果等。这艺术品一样的面点，简直太惊艳了！走心的选材、栩栩如生的造型、均衡的营养、传统的手工蒸法，让年的味道足足的。

吃这些面点时，我家大宝拿手机“咔嚓”不停地拍照；二宝边吃边念念有词：“刺猬眼是红豆哟。我要吃肉

什么？他们都对肉类没有兴趣，最想吃妈妈做的黏豆包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小时候最盼着过年吃肉，外加我妈妈做的黏豆包，那咱软

什么？他们都对肉类没有兴趣，最想吃妈妈做的黏豆包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小时候最盼着过年吃肉，外加我妈妈做的黏豆包，那咱软

■ 郎新华

过了腊月二十三，市场、超市里卖灯笼、卖年画的只要多起来，新年的气息就会扑面而来。

每到春节，我都会问孩子们最想吃



资料图片

岁月凝香

■ 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

小时候过年，年货于我的吸引力是巨大的。我印象最深的年货有八大样：猪肉、豆腐、粉条、馒头、果子、新衣、鞭炮、年画对联。

这八大样大多是过年时才能见着的东西，还往往会掺了足足的水分——爸妈在办八大样的时候，总会在“量”上斟酌再三，比如猪肉、粉条、豆腐、鞭

■ 如雪

王良义一直觉得，女儿出嫁后，自己的春节就没了意义。女人从女儿半岁起离家出走，二十多年了，一直没有音讯。他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，既当爹又当妈，学会缝衣服，一本厨艺大全翻成了风中凌乱的黄页，故事大王里的故事到现在还背得滚瓜烂熟。姑娘长大嫁了人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每年带着孩子回南阳婆家过年，因为女婿是家里的独子。女儿女婿在拉萨开了个小店，王良义这几年跑广州去跟着老乡干活。他听说女人在广州，想趁着工闲时转转，找找她在哪儿，告诉她，他一个人也把女儿养大了。但广州太大，几年来他转了许多地方，也没找到女人。前些时女儿给他打电话，要他今年多买点年货，她要带孩子回来过年。

王良义在手机上订了一张到武汉的硬座票，他要在经过武汉时停一下，去看看发小王国梁，去年他本就要去，因为封城没去成。自从王良义跟着儿子去了武汉，老哥俩许多年没见面了。以前打电话联系，后来跟着年轻人学会了用微信打视频电话，越打电话反而越想见面了。他发了个语音给王良义：“老伙计，我好回家的票了，走到武汉去看你。你想吃点南方的

啥，告诉我，我给你买。”王良义说：“啥也不要，老哥来就是最好的礼物！老哥，咱多久没见面了？俺老家那院里都不知道草长成树了没有？”听着老伙计的感叹，王良义偷笑了，这家伙还不知道呢，他走后自己可是每年都去他那院子里打打几次，薅薅草啥的。“放心吧！我给你收拾得好好着呢！今年收完秋出来之前，还把你那院里翻了翻，种了一院子青菜呢！”王良义回了假。聊完天，王良义告了假，简单收拾一下行李，天已经黑了，手机上有了王良义语音信息：“老哥啊，你别折腾了。我们今年也回家过年，你弟妹说要吃你种的青菜，我们到时再好相聚。”王良义赶紧把车票改签到漯河。可以在老家见面了！到时候他要领着王良义转转村边的湿地公园，让他看看家乡的千亩湖不比武汉东湖差。

走出车站，王良义提着包袱挤上回县城的公交车上，听几个乘客在议论核酸检测的事情，说是回家要给村里报备。

回到家他就给村支书二虎打电话报备了，并让二虎帮他预约了县医院的核酸检测事宜。检测结果出来后，他放心地出去买年货了。米面油葱姜蒜、五香八大料准

除夕夜“熬”富贵

会儿和妹妹在屋子跑上几圈，喜悦像被发酵，越积越多，无尽快乐和幸福，仿佛一不小心就会从胸口溢满流出。

也不知她们玩到了什么时候，我醒来时，已是新的一年了。那晚的灯光，那晚的欢笑，那晚的气氛，深深印在记忆深处，挥之不去。

后来，村里先富起来的人家有买了黑白电视机的，除夕的晚上，我们就被这个小小的电视机吸引了。

那晚，他家的院子里挤满了看电视的人。电视机放在了院子里，有人自己带了凳子，没带凳子的就站着看。主人忙着招呼来看电视的人，小孩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很是热闹。节目开始了，关掉所有的灯，电视屏幕在夜色中发出幽蓝的光，人们的注意力马上被精彩的节目吸引了。相声、小品、歌舞、戏曲……每一个节目，对几乎没有娱乐节目的农村人来说都是文化的盛宴。灯光映照在人们乐呵呵的脸上，直到节目结束，人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，全然忘记了冬天的寒冷。

终于可以坐在自己家里看电视了，因为，自己家里也买了台电视机。

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开始，我就开始一天一天地盼着除夕的到来。日子过得好缓慢啊！今年的春晚都有什么节目呢？还是去年的主持人吗？我喜欢的那个歌唱家

鱼，鱼肚子里是花生碎、黑芝麻、白糖。我还要吃枣塔……”枣塔就是我们老家俗话说的枣花馍。尝过这些像艺术品的面点后，腊月二十八，妻子也蒸了四笼馍。两笼大肉馅花包子，两笼粉条豆腐芝麻叶包子，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

小时候过年，很多人家还会蒸圆馍、红薯黏豆包、菜包、糖包。记得我没成家前，腊月二十九，母亲一早就蒸枣花馍（也叫枣山馍、枣山）。母亲将发酵好的面和好、醒好，擀

成圆面片。她手起刀落，从中切出两个相对的一半圆面片，用筷子横着向下一压、一挤，一朵四瓣雪花就出来了。在每个瓣上放红枣装饰，一层摞一层往上堆叠，规模递减，枣花馍呈现一座座小山形。一切完后，将枣花馍装上大号铝笼，大火开蒸。掀开蒸笼的一刹那，那香味扑鼻而来。枣山大，枣山圆，意思是早早发、年年高，枣山银山钱粮满山，红红火火阖家团圆。

白雪皑皑落下，袅袅炊烟起伏，和浴雪村庄相映如画。

年货那些事

那年我还没有成家，放了假后，我带着妈妈去了一趟漯河市。想着快过年了，顺便把年货也买了，我们就去了超市，一会儿购物车就被我填满了。下午回到家，弟弟帮我们一起归置东西的时候，妈妈笑着对弟弟说：“你姐带我去超市的时候，我见你姐只顾一样一样地拿，也不给人家钱，我不知道是咋回事，也不敢问，一直担心人家会把你们当小偷抓了……”弟弟一听，笑得不行。我那时才意识到，妈妈是第一次进超市。怪不得在超市选东西时，妈妈一直拽着我的胳膊，寸步不离，就像小时候出门我拉着她的衣襟不敢撒手的样子。

时代在发展，如今过年，各家各户要置办的年货也早已不只是那八大样了。我常常听到有人说，现在的年味儿淡了。其实，年味儿哪有淡去？淡去的不过是老一辈人脸上的愁苦，是他们辛勤一年也拍打不尽的满身灰尘。如今的年味儿，都在一辆又一辆的私家车回村时、在亲朋好友举杯换盏间弥漫；如今的年味儿，是自年初至年尾，终年不散去了。

■ 王良义

王良义的春节

备齐全，牛羊肉、活鸡活鱼买上。他可是好久没有施展厨艺了，这个春节，要让女儿和老伙计好好尝尝他的菜。

抽空开上自己的电三轮去修理店，换了新电瓶。“春节给闺女做做饭，陪陪老伙计，拉上老伙计逛逛县城。”王良义这样想着，不由得微微笑了，他要让老伙计看看县城这些年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到王良义的院子转转，他想起小时候和王良义一起下地割草、上树掏鸟蛋、一起上学写作业的情景。那时他家里弟兄多，吃饭的嘴多，日子窘迫，自己没少吃王良义家的饭。他想起王良义的妈妈拿起半拉馍塞给他时说：“良义啊！你就把脚这儿当成自己家。”后来，他和王良义先后成家。女人不辞而别后，王良义夫妇没少接济他。后来王良义的儿子大学毕业留在武汉，老两口跟着儿子去了武汉，他们见面的机会就稀

少得像初秋的花落了。

“这次回来，我要好好地招待老哥嫂，人得感恩呢！”王良义这样想着，拿起扫帚把屋里屋外打了一遍，顺便把院子里菜地的草拔了拔。他想起去年年底，他也像这样清理好了院子，备足了年货，期盼着女儿女婿上门，却等来了武汉封城的消息。国梁两口子被封在武汉城里，他在牵肠挂肚中过春节，电视里各地医疗队奔赴武汉救援的消息，让他有了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老哥嫂的恐惧。

整个春天，他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，看武汉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中一点点好起来，心里的恐慌也一点点消散。今年不会像去年了！他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给二虎：“虎子，给你国梁叔约个后天的核酸检测，他们要回来过年了。我们老哥俩趁着还能走动，要好好相聚。”

